

## 为黄河防汛安上“顺风耳”

□刘永加

在清末黄河的治理中,山东巡抚周馥颇有作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先为黄河安上“顺风耳”,使黄河防汛通讯畅通,反应迅速。

周馥,光绪初年历任永定河道、津海关道兼天津兵备道等职;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周馥升任山东巡抚。

其实,在任职山东之前,受李鸿章委托,周馥已经对山东黄河的治理有过两次调研,并提出过治理方案。其中,在光绪二十四年对山东黄河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全面勘察之后,周馥先后写下两道奏折,提出了比较具体翔实的治理方案,为其后来上任山东巡抚治理黄河打下了基础。

周馥到任山东后,首先面临的是当年“秋季,利津、寿张、惠民等县境内黄河决口”之灾情。所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治理黄河。

周馥亲自带人到利津县冯家庄和惠民县刘旺庄两处决口现场进行考察,制定堵合方案。这两处工程均归下游河工总办,两处相距二百余里,“道路过遥,势难兼顾”。为便于管理,周馥把冯家庄堵合工程交由候补道吴煜督办,而把刘旺庄堵合工程改归中游河工总办,且由勇于任事、熟悉河务的丁达意督办。

周馥专门安排技术人员对两处漫口进行勘测,针对测量结果,采取各自针对性的治理方法。冯家庄决口,水流平缓,采用堵合方法,以使决口顺利合龙。刘旺庄漫口则不同,宽达一百八十余丈,水深二丈至三丈不等,水流湍急,只有采取建造水坝、开挖引河等方法,促使堵合成功。

同时,周馥着手解决治水经费,一方面奏请朝廷拨款,另一方面采用借商款、以工代赈等手段筹款。经过努力,冯家庄决口于当年十一月堵合断流。第二年三月,刘旺庄决口也“闭气断流,全河之水归入正河”。

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又在利津县王庄、薄庄两处决口。周馥再次实地勘察,看到河水自西向东流淌,而旧堤自北而南,形如丁字。如果采用旧法堵合决口,“必须远挑引河,多筑挑坝,宽做占埽,估银194余万两,巨款难筹”,且“堵合之后,防守毫无把握”。于是,周馥乘船从漫口处往下游经徒骇河到入海处进行水上考察,“乃知此路地势低洼,水争趋之”,同时“较从前河由铁门关、韩家坦、丝绸口三处入海,倍加畅达”。周馥心里有底之后,因势利导,一方面筹资金迁移河滩居民,并购置石料,在原南堤之南另筑一道大堤,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将挺入河心的旧曲堤加以整治。

这次堵口,周馥注意应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测量水位、岸高,在沿岸架设电线,计划修建小铁路以取土运料。当

时有评论说:“东省大吏,多以河防著称,然往往沾习旧章,昧于变通,若乃深察形便,不主故常,古法今制互相为用,则以故督为最,故其功亦较前人为多。”

其中,周馥发现民埝本是两岸百姓为保护田庐而在河滩上筑成的小堤,随湾就曲,但是民埝的弊端也很明显,“民埝纵横,有逼近河唇”,以致“河面之宽不及二里者”。因此周馥考察后,认为这是黄河岁堵岁决之一大病根,“非拆去民埝不能修守”。

但是,如果两岸都弃埝守堤,工程浩大,需费极巨,且迁民太多,骤难办成。周馥主张先将拦河逼水、有碍河流之埝拆除。经勘察,上游孙楼,中游胡家岸、陈孟圈,下游圈重庄、卞庄十六户等处,民埝“情形尤重”。周馥决定将其先行拆除,使河面展宽,并远筑一大堤。同时,对所涉及的居民妥善安置,“宽给买地盖房之费,使不失所”。在民埝拆除之后,为避免民间再有擅筑埝坝拦逼河流,周馥还责成沿河州县认真查办,以免日久弊生。

周馥考察中还发现,山东黄河大堤凡是石堤段,抵御洪水的能力就较强。所以,周馥主张选择最险工段采石修堤坝。周馥上奏申请户部银300万两,而户部则以种种理由推托。工程不等人,周馥自筹银20万两购买石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对上游险工地段抛石护堤,对下游工段,因远离石料,则制砖代石护堤,极大地提高了黄河两岸大堤的防洪能力。

同时,周馥加强黄河堤防的管护,添疏浚船,修建水坝,设立厅汛、堡夫,这是周馥在两岸大堤加固之后保护大堤的举措之一。

同时,周馥是一位善于引进并使用先进科技的官员,他首次在山东黄河南北两岸架设了电线,通了电话。贝尔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了电话,1882年丹麦大北公司在上海外滩开设了人工电话交换所,电话被引入中国。最初,将其称为“特律风”,是telephone的音译。电话开始仅供租界的外国人使用,后来一些富裕的中国人家庭也开始安装电话,慢慢地一些大城市开设了市内电话。可是,电话尚未用于防汛。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周馥就建议在山东黄河两岸设立“特律风”传语,以便及时传递信息。周馥任山东巡抚后,正式付诸实施,在山东黄河中下游设立电报局,架设线路800里,南岸自省城济南下至利津县彩庄,北岸自齐河下至利津县盐窝,择要安设电房,委派电报学堂的学生管理。“一有险工,闻信立至”,方便了汛期汛情的通报联络,对于治理黄河发挥了重要作用。

“遂使千里之内,懈懈宜耕,十年以来,鲸波息警,其御灾患,为间阎谋久安”,经过两年多的治黄实践,周馥精准施策治理黄河取得一定成效,山东黄河大堤防洪御险能力有所增强。

□张华荣

飞机落地,已近正午。来兰州,怎能不品尝一碗正宗的兰州拉面呢?我们挑了一家门脸阔绰的牛肉面馆:一碗面、一碟肉、两样小菜,再加一小杯加了酒酿的青稞粥,吃得额头冒汗。抬头向窗外望去,黄河正翻腾着浪花,像把整座城市的呼吸都推到眼前——黄河!原来它在这里等我。

出了面馆,沿着黄河岸步行十来分钟,兰州黄河铁桥——中山桥便横亘眼前。

午后的阳光穿过钢桁架,倾泻在河面。钢梁闪着冷冽的银光,河水翻着浑浊的浪头,一亮一暗,一静一动,把人的目光牢牢吸引。站在中山桥上,我就这样静静欣赏,聆听,让眼前的画面一下一下撞在胸口。低了头,汹涌的河水在我脚下奔腾,一拨行人走过,桥身便微微一颤,仿佛一位耄耋老人抬了抬眉:知道了,你来了。

一阵风忽地掠过,带起细碎的水雾,也捎来摩托艇上欢快的笑声与羊皮筏子悠长的吆喝。我闭上眼,一百多年前的纤夫号子在我耳边回响,七十多年前解放兰州的冲锋号亦在钢梁间回荡……

1907年,中山桥的钢桁架构件漂洋过海到天津,再经火车、骡马、人背,耗银三十万两,耗时近两年,才在兰州的河风里站稳脚跟。如今,被称作“天下黄河第一桥”的中山桥,被霓虹、自拍杆和无人机环绕,却像一枚锈色的纽扣,把一百多年的厚重历史牢牢扣在今天。我举起手机,拍下黄河第一桥的雄姿。此刻,1907年的铆钉与2025年的自拍杆同框,大桥在夜晚霓虹灯光的映照下,更显厚重与沧桑。

阳光下的中山桥,像极了一位岁月的“说书人”。我听见它用沙哑的嗓音喃喃自语:我看当年左宗棠栽下的左公柳,也见识过今天无人机在头顶的盘旋;我听过丝路上的驼铃声声,还听过导航各种腔调的提示音……此刻,我站在一枚铆钉的瞳孔里,看见黄河把一百年的光阴卷走。

过了中山桥便是白塔山。这个季节的白塔山,像一块被黄河水洗过的翡翠,静静卧在兰州城北。顺着石阶走入山门,浓荫匝地,古槐与钻天杨交错成荫,阳光被切成碎金洒在苔痕上,爱美的小伙伴们不时留下回眸一笑的身影。风从林间穿过,带着草木蒸腾的气息。抬头望,白塔在绿意簇拥中露出雪白的塔尖,似一支蘸满阳光的笔,正要把

兰州的夏天写进蓝天。游人们赏景、游玩自得其乐,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秦腔吊嗓子……站在山顶居高临下,黄河像一条被阳光打磨过的铜链,从钢筋水泥的峡谷里蜿蜒而出。而横跨两岸的中山桥,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上,不仅见证着兰州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更成为兰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之一和“黄河风情线”上的重要景点,吸引着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此时阳光正好,蓝天白云下,新城的高楼、老城的屋脊、远山的轮廓,一并倒映在浊浪里,构成一幅大气磅礴的油画,抒写着西北大地沧桑巨变的壮丽诗篇。

从白塔山下来,就走在了黄河岸边。远看浑黄的河水走近了看却是浊而不污,我蹲下来,捧起一掌河水细细端详,不一会儿便

有泥沙在指缝间渗出,我凝视那泥沙——细小而倔强的土粒,那是西北高原的肤色,慢慢合拢掌心,像捧住一把滚烫的脉搏。

起身,侧耳聆听黄河的水声——不是咆哮,倒像猛烈的鼓点,一下一下擂在胸口,让人蓦然想起秦腔里的那一通急鼓。一阵风吹来,带着一点铁锈、一点湿羊毛

毛的气息和牛肉面汤头中那抹花椒的麻香,这是黄河水的味道,也是这片土地的味道。不远处,一位大爷面容平和地一扬手,鸽群扑棱棱腾空,翅膀拍打的声音像给河流鼓掌,是的,这是我们永远深爱着的母亲河……

又回到中山桥。桥头上,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趴在栏杆上,一边看着汹涌的黄河水一边问:“妈妈,黄河的水为什么这么黄?”母亲摸摸他的头:“孩子,那是土地的奶色。”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也跟着在心里应了一声。

下了中山桥,我快走几步,弯腰拾起一粒黄沙,悄悄装进口袋。等回到酒店,我要把这粒沙子放进保温杯,听它继续涨潮,也让黄河,一路伴我前行。

离中山桥越来越远,蓦然回头,中山桥上依然人头攒动,黄河依然以所向无敌的节奏与气概奔涌向前。一阵风把水面推得很高,感觉要把整座城市递给我带走。我摸了摸口袋,那粒沙子还在——那么坚实,那么滚烫,像极了一条大河在体内继续奔涌。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散文写作与评论委员会委员)



主办单位:  
山东黄河河务局  
山东数字文化集团

承办单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大河奔流——我与黄河文化地标”  
征文投稿邮箱:  
qlwbfnjzg@  
qq.com

